

紅玫瑰



第一卷 第一號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東文王





發刊詞

獨鶴

予主編紅雜誌者一百期。略告一段落。今茲世界書局復有紅玫瑰之刊行。仍倩予及若狂主其事。紅玫瑰之與紅雜誌就歷史言。就事實言。殆相銜接。顧必易紅雜誌之名而爲紅玫瑰。其間亦自有故。蓋紅之爲色。在吾國人心理中。隱然可以表示富麗。表示繁華。故爲一般人所歡迎。然使紅者而爲花。則所謂富麗繁華之特色。乃益顯著而可愛。花之紅者亦甚多矣。求其色香濃豔。爲雅俗所共賞者。又莫如玫瑰。取此佳卉以名吾雜誌。簡言之。亦冀閱者視此雜誌與芬芳馥郁之紅玫瑰。同其欣賞而已。聞諸歐西習俗。以 China Rose 為名貴之花。謂能美而常新。斯則吾人所用以自勵者也。抑有進者。紅爲血色。紅玫瑰雜誌實有賴諸同文。以心血灌溉之。始能有此璀璨光華之色彩。深願此花得欣欣向榮。日益繁茂。則固薄花者之幸。亦當爲愛花者所深喜也。

目 錄

第一期目錄

民國十三年八月二日 陰曆甲子七月初二日

發行

發刊詞

嚴獨鶴

玫瑰花前

嚴獨鶴

紅玫瑰娘小傳

顧明道

天虛我生之風趣

趙若狂

倡門之病

包天笑

風涼朋友風涼話

觀 欽

紅玫瑰

程瞻廬

救命圈

求幸福齋主

惜墨如金

閻北徐公

上帝的代表

馬二先生

顛倒話

夏耐菴

我之趣事

程瞻廬

開幕廣告

徐卓呆

誰是最紅(滑稽畫)

朱鳳竹

三個美人

胡寄塵

頑童修身讀本

閻北徐公

微波

徐恥痕

新開篇

飯牛翁

兩全

趙若狂

俗語考證

觀欽

小小報(雜文九篇)

名人合作

江湖奇俠傳(四張)

不肖生

新廣陵潮(七張)

李涵秋殘稿

程瞻廬續撰

編餘瑣話

趙若狂

紅玫瑰

目

二

編 餘 瑣 話



編 餘 瑣 話

苦·狂

在下這三四年來。雖接連胡亂編輯了幾種雜誌。然而不是月刊。便是半月刊。講到週刊。却從未編過。所以這一次編輯這種「紅玫瑰」。可以算得是借此學習。可以算得是毫無經驗。以後如有什麼錯誤。或見不到的地方。尚請諸位讀者曲加原諒。隨時指教。

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兩種。本刊當然是極端注重的。可是對於各種小品文字。却也不敢放鬆一點。如今再將對於此項小品的主旨。向諸位說一說。大概不外乎三

點一短峭。二滑稽。三通俗。至于陳義過高及稍涉沉悶的。概在屏棄之列。

本刊照最新編輯的方法。本不分什麼門類。不過就其性質之不同。約略分了下列幾欄。以便投稿諸君有所依循。(一)婦女欄。(二)小小報。(三)滑稽文章。(各種滑稽小品包括在內)。(四)新鮮笑話。(五)中外趣聞。(六)電影消息。(七)關於劇場及遊戲場之談片。(八)滑稽畫。(九)滑稽問答。(十)對於本刊之批評。以上數欄以後當依次輪流登載。尚望諸君。諸女士踴躍投稿。

本刊對於銅圖。也想十二分的注意。不過搜羅未廣。恐難令讀者滿意。很望海內幾位收藏大家及攝影大家各助一臂之力。那是在下所馨香禱祝的。

本刊排列主旨。在求美觀。凡花花綠綠。徒足眩亂人之目光的。概非所取。

本刊兩種長篇。都是名家手筆。都做得十分有精采。不過限于篇幅。每期祇能各登半回。尚請讀者原諒。

本刊這一期的小說及小品。除了在下所做的幾種外。其餘沒一篇不是十二分的

有精采。真是珠聯璧合。盛極一時。在下因為在每篇小說之前。曾約略介紹過幾句。也就不多說了。

下期短篇小說中。又有四篇名作刊出。(一)天虛我生的「芙蓉案」。紀述一件有趣味的偵探案。措詞典雅。十分名貴。(二)瞻廬的「薊門道上」。是篇武俠而兼言情的小說。花團錦簇。緊湊非凡。(三)不肖生的「名人之子」。是官場現形記的一幕。他老先生不做武俠小說。却做起這種小說來。真是別有風味。(四)馬二先生的「宦海中之不幸者」。敘述宦海中一樁秘史。筆歌墨舞。酣暢淋漓。在下自己也做了一篇滑稽小說。「萬能術」。這不過略盡地主之誼。陪陪他們罷了。此外還有十多種小品。都是很有趣味的。一時不及細述。寫到這裏。話已講完。如有新鮮消息。下期再報告罷。再會。再會。

嚴獨鶴

玫瑰花前

獨鶴這篇小說做得酣暢

淋漓非常警策。和他從前

傳誦一時的那篇「月夜

簫聲」可以後先媲美。篇

中奇峯疊起。曲盡悲歡離

合之致。中間一段緊似一段。尤足引人入勝。入

後兩情人別後重逢一節。更牽動心絃。教人感

動於不自覺了。所以全篇雖有萬餘字。但是人

家看去。只覺其短。不嫌其長呢。篇末對於玫瑰。

頗有點兒發揮。尤爲本地風光。爲此名葩生色

不少。

苔狂附識。

一個很幽靜的村莊上。有一所破舊的小屋。那小屋前面。餘着狹狹的一片空地。種着些蔬菜。和花果算是。一個小小的花園。這時正是四月裏的。天氣。一叢玫瑰花。開得十分鮮艷。空地四面圍着短短的一排竹籬籬門。

口站着一個四十歲左右的鄉下婦人。像是在那裏眺望野景。又像是等候什麼人的樣子。過了一會。祇聽見遠遠地有人喊了一聲。娘那婦人忙向前一望。便笑嘻嘻地嚷道。芸兒你回來了。麼話聲未絕。一個玲瓏嬌小的女郎早已跳躍的走到他面前。那女郎穿着一身藍格子白地的布衫褲。梳着一條辮子。髮光可鑑。右臂上挽着一隻小籤絲籃。籃內却是空空的。那婦人便從身邊掏出一塊手帕來替那女郎拭着額上的汗。一面就說道。女孩兒家不纏腳便連幾步路都不好生走。何苦要這樣快跑。累得額頭上汗津津的臉上又是這般紅法。倒越顯得嬌艷了。芸兒道。娘休要囁嚅了。今天天氣暖得很。我來回走了這麼許多路。隨你再走得慢些。也要臉紅耳赤了。他娘道。天氣很暖麼。我却穿了兩件夾襖。還不覺得熱呢。唉！一個人有了病。便真個不濟了。芸兒道。說起生病。娘這幾天纔好些。該在屋內躺着養養神。爲什麼又要到門口來。他娘道。一個人躲在屋子裏也實在悶得很。想着你這個時候也該回來了。所以在門口閒立了一會。正在等你哩。芸兒道。那麼我回來了。娘也不嫌悶了。我們還是同進屋子裏去罷。省得多吹了風。停會兒又要嚷不受用了。他娘便笑着牽了芸兒的手。同進屋中。芸兒走入屋內。四面一看。又笑道。娘且坐着。待我來打掃打掃。今兒有客來了。他娘道。我們家裏又

有什麼客來呢。芸兒笑道：娘且休問。收了錢再說。說着便把臂間的籃子除下來，掠在一旁。一面便從衣袋中掏出一張鈔票來遞給他娘。他娘接着仔細辨認了一會，便道：這是十元的鈔票呀！又是韓少爺給你的麼？芸兒點頭道：不是他還有誰呢？他娘道：他不是前幾天纔給你錢麼？怎麼今天又來一個十元？這點點兒玫瑰花再貴些也賣不了這許多錢呀！芸兒道：我也是向他這般說，不肯收他的錢。無奈他一定要給我。他說這些錢也不一定算是買花的。他是知道娘病了，纔好教我拿這個錢來買些可口的東西給你吃。我看他說得很至誠，所以不和他客氣了。橫豎以後有好的花果多送些給他，也就可以補得過這個情意了。他娘道：難得那韓少爺竟是這般慷慨。芸兒道：有錢的人能慷慨周濟人，這並不算希奇。最難得的是他這個人，又十分誠實。我每天送花到他公館裏去，他家太太小姐見了我都很喜歡。但是神氣之間總當我是個小戶人家的女兒，並沒有什麼看重我的意思。惟有這位少爺見了我，總得問長問短，常說到我母女倆的苦況，看他很是關切。我雖然年紀小，也還懂得些世事。起初倒也很遠着他，防他是富家公子，在我們女孩兒身上有什麼別的念頭。但是日子久了，覺得他這個人竟是個至誠君子。他天天總要和我談上一兩個鐘頭。有時沒有旁人在面前，也就是兩人。

對談可是他所說的話都處處教人感激從沒有露着一些兒輕薄的意思他娘笑道你的說話也許是不錯的祇是你年紀輕畢竟還識不透人心的好歹還是隨時留點兒神的好說着又長長的歎了口氣道這賣花的生意本來是沒有什麼出息的起先我自己身體還健旺天天採些花到城裏去賣東家走西家攬橫豎年紀大了也就不怕什麼如今偏偏又有了病動彈不得若要不賣花罷母女兩人靠什麼度日若要賣花罷自己又不能出門沒奈何祇得教你一個女孩子家在外拋頭露面可是你天天出去我便天天掛念假使你在外而受了人家的欺負我自然是不放心可是有人待得你太好了我却又覺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顧慮了芸兒道娘的意思我也未嘗不懂得娘說我年紀輕還識不透人這話我也不必辨好在這個人今天就要來了是好是歹娘自己看了一看就可以知道了他娘道怎麼韓少爺要到我們這裏來麼我和你講了半天閒話沒有歸到本題你方纔說有客來難道就是韓少爺麼芸兒笑道正是他我們趕快吃飯罷吃了飯也好收拾收拾祇怕他就要來了他娘道韓少爺來做什麼呢芸兒道他幾次三番說要到鄉下來玩玩野景順便到我家來休息一會子我因為娘正病着阻止他沒有來今天他聽見我說起娘的病已着實好些了恰巧天氣又好他便一

定要來。我也就答應下了。他恐怕走錯了路。細細地將我們這裏的地址問明了不算。還自己用鉛筆在日記簿上畫了一張地圖。哩。他娘道。我們這裏地方既逼仄。又沒預備什麼吃的東西。韓少爺來。怎生款待他呢。芸兒笑道。娘休忙。我自有道理。總不致於怠慢他就是了。

他娘道。那麼我就聽你安排罷。當下母女兩人胡亂吃了飯。又將屋中略略整理了一下子。剛在這裏忙着。忽聽得籬門外一陣馬蹄聲響。芸

兒道。許是韓少爺來了。說

着便先走出去。芸兒的母親也跟着出來。果然見一個少年勒住馬在門口。張

望。芸兒便嚷道。是這裏呀。快進來罷。那少年就笑嘻嘻地跳下馬來。將馬鞭遞

給了跟來的馬夫。那馬夫就牽着馬自去溜馬去了。

這裏韓少爺進得門來。就嚷道。好香呀。芸兒道。你瞧。



我。這裏的玫瑰花開得好麼。韓少爺道。好極了。怪道你天天送來的玫瑰花色香濃厚和市上所賣的不同。原來家中開得如此茂盛。你瞧這雖是小小的一片地。有了許多好花點綴着。便覺得很有雅趣。說完了這句話。又指着芸兒的娘問道。這位想就是令堂了。芸兒道。正是我母親。芸兒的娘起先見他兩人說話。轉呆呆的聽着。此時聽韓少爺問他。連忙向前招呼。恭恭敬敬地叫了一聲韓少爺。那韓少爺也就含笑點頭。回叫了他一聲媽媽。芸兒便對韓少爺說道。你大遠地來。太陽晒得很熱了。還是到裏面去休息一會罷。韓少爺道。很好。當下三人走入屋中。坐了下來。韓少爺四面瞧了瞧。便道地方雖小。倒也虧你們收拾得這般潔淨。芸兒忍不住笑道。你休要祇管恭維了老實。對你說。娘是病了。做不動什麼事情。我又一早要進城去送花。沒工夫收拾屋子。今日裏簡直是客來掃地哩。芸兒的娘道。少爺住的是高堂大廈。今天忽然到我們這鄉下地方來。休要見笑。韓少爺道。媽媽說那裏話來。城市中住慣了。到覺得滿眼都是俗氣。反不及你們這個鄉居來得幽靜。芸兒笑道。你說鄉下好。我如今且請你吃碗鄉下茶。不知比你城裏的茶味如何。說着便進去了。一會兒端了一個小茶盤出來。盤中放着一隻細磁蓋碗。芸兒將這一蓋碗茶送在韓少爺面前。韓少爺先將手在碗外試了一試。覺得並不

甚。漫便將碗接過。慢慢地揭開蓋來。喝了一口茶。辨了辨味兒。就說道。這茶味香極了。是那裏來的茶葉。有這樣好的味兒。芸兒道。這是近處山上採下來的嫩芽茶。你吃慣了茶葉店裏的貨品。什麼雨前呀。龍井呀。枉自名目好聽。又那裏及得這個茶葉來得鮮嫩呢。韓少爺笑道。好極。好極。祇是我今天吃了。你的好茶。過一天總得還你一份。茶纔好哩。芸兒聽說。臉上頓時一紅。他娘却還沒有留意。當下三個人又隨意閒談了一會。芸兒的娘免不了要謝謝韓少爺隨時資助的一番厚意。韓少爺也隨口謙遜了一番。祇是說話之間。似乎有些吞吞吐吐。像有甚要緊話要講的樣子。芸兒的娘祇當是韓少爺要和他女兒談什麼天。自己老坐在這裏。像是監督着他們一般。却有些不好意思。因便立起來。對芸兒說道。你且陪着韓少爺多坐一會。待我去預備些點心出來。芸兒忙攔住道。還是讓我去做點心罷。娘病纔好。不要弄這樣弄那樣的。又着累了。說罷也不等他娘答話。逕自向內走去。韓少爺便道。我並不覺得飢餓。點心可以不用。你們何必爲我費事呢。芸兒聽說。便又回頭對韓少爺道。你到我這裏來。也犯不着這樣客氣呀。時候還早。你既來了。就請和我娘細談談罷。韓少爺點了點頭。芸兒便向廚下去了。芸兒的娘倒很露着些窘態。覺得對於這位生客。也沒有什麼話可談。又怎生地敷衍他呢。再看。

那韓少爺却忽然顯出一副很鄭重很誠懇的態度來。望着自己說道：我今天到媽媽這裏來並非是隨意閒遊，實在是有三椿很重要的事情要來奉求。我和媽媽初次相會就提起這種說話原自知過於冒昧。但是事到其間却又不能不說。還望媽媽原諒。讓我將一片心事細細地講與你聽罷。芸兒的娘不提防。韓少爺突然說出這樣一番話來。雖然話裏有因已略略可以知道一二。但到底還猜不透他的用意。心下轉覺得跼蹐不安起來。勉強鎮定着說道：少爺有什麼事？祇管請說。我是個老實人。不會客氣的。韓少爺道：我也知道。媽媽是個老實人。那麼我就老實說罷。我所要懇求你的便是婚姻大事。我雖然生長富家。却因一者年紀還輕。二者我也是喜歡婚姻自由的。非由我自己認定一個好配偶。便不願意單聽父母作主。因此就一天一天的延挨下來。至今還沒有定下親事。其實我家親戚世好裏面和我年齡門戶恰好相配的女郎。也不知有多少。祇是在我眼光中看來。似乎却不能滿意。若問我心中平時所最敬愛的却只有一個人。便是你令嬪芸兒。並且我還要說明我所以愛他的緣故。並不專注重在容貌實因他雖是生長鄉間。那性情舉止竟是落落大方。有許多大家閨秀却還及他。不來。而且他這小小年紀對於你娘頗能盡孝。這更是令人佩服的。我近來和他又無日不見面。無日。

不談心諒來。媽媽也早已知道。既然逐日的見面談心。雖說彼此都執着一個禮字。絲毫沒有輕薄的意思。但是日子久了。我敢大膽說一句。我的心事。令嬪已都能諒解了。芸兒的娘楞了一楞。道怎樣教作諒解。我是個鄉下女人。不懂得掉文。還是請少爺明白告訴我。罷。韓少爺笑道。要我明白告訴你麼。好好實對你講。我新近已經向令嬪求婚。令嬪已答應了。祇是說還要問過你。纔能決定。這也是他的孝意。我當然是贊成的。不過他又說一定要我親自來一趟。把這層意思當面對你說。求你允許我。也會對他講。你們自己母女之間有什麼話不好說。何必要我來同你老人家開口呢。他倒也說得有理。他說母女間雖然無話不談。祇是講到這婚姻的事情。倒覺得有些羞人答答的怪不好意思。再者。不是我自己來求婚。便不顯着鄭重。我被他這樣一說。便不能不來。想來了已許久了。祇因你老人家一向有病。不便前來。驚動如今。知道媽媽是大好了。因此約定在今天前來。奉求總望你能答應我。那就感激得很了。芸兒的娘萬想不到韓少爺今天來是爲的求親。聽他說完了。不覺又驚又喜。轉自呆呆地說不出話來。韓少爺見他半晌不開口。便又催促道。你老人家的意思到底怎樣。我總希望你能在這個時候給我一個明白的答覆哩。芸兒的娘又略沉吟了一下子。便道。承少爺這般厚意。況且我女。